

在我最近繪畫的階段中，最關注和最希望貼近的，也是我現在糾結和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就是：「什麼是真實和可靠的」？

## 1 題材——關於真實

在這一個系列繪畫作品的題材選取上我的作品題材選擇並沒有以傳統繪畫中的「題材選擇」的角度切入，我只是偶發地從我早期的敘事線描作品中截取了一個類似穿衣或者脫衣的人物動作，從而徵用了這一動作作為範圍來開展我的繪畫體驗。

畫面中鏡子的出現是自然的在我日復一日的繪畫行為中生長出來的，也非事先的預想設置，但是在畫面中鏡子這一具體形式的出現也愈越發符合我所認知的「真實」和「可靠」（藝術家眼中的真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來，貌似同一類型的繪畫藝術家，其實由於出發點的不同，目的不同，世界觀的不同，甚至可以說不是從事的一種行業）。

鏡子在畫面中的作用，不僅僅是用於反射，也映照出另一番景象。它投射出「真」，亦或說投射出「假」，在我的畫面里，它也像是一個「框」，一個「束縛」，一種「限制」，人物都是在這個「鏡」或者說「框」內拿捏著各種動作，與這個「鏡」、「框」產生各種關係。

之所以說「拿捏」，是因為我們面對這個世界，彷彿每一個時刻都需要調整動作來有效地去面對。畫面里「形狀」的使用不再是「具象的描繪功能」，「形狀」在這裡不是為了逼真地描繪，或者說是為了畫得更像一個什麼，「形狀」在我的畫面結構中是被理性判斷的，被審視的。幾個人物在幾個鏡前的各種前後關係，反射與折射關係，是我在具體操作畫面時的中前期階段重點進行邏輯排列的，以致於難於分辨內與外，前與後，真與假，不能分辨出哪個是實體，哪個是幻象。整個畫布，畫面，像是與我同質量的物體，與我相互映照，彼此審視。

## 2 繪畫的體驗方式——作為經驗切片的「層」

在我繪畫的過程中時，每一天，每一遍，每一筆都充斥著肯定和猶豫、嘗試與否定，我對於「結束」的理解有了一個更加開放的認識，（雖然我是奔著「結束」去迅捷地操作的），但是直至最終階段，畫面也都呈現著繼續的被判斷。繪畫的本體愈來愈像是一個界定的範圍，而非一個既定的圖像定格。

我希望有一些事情在發生，而不是形成一個樣式或者樣貌，形成的是判斷與覆蓋而出現的改變。我不相信每一層帶來的畫面視覺感受，它們充斥著各種不一樣的問題：每一層中的各種關係（形狀關係，色彩關係，題材釋放出來的氣息，筆觸的各種腔調，和各種關係混雜起來所產生出的味道）。它們都過於經驗化或者說都過於非經驗，都過於正確或者說都過於游移。層的焦慮式疊加、覆蓋對於我來說，是通往「可靠」的路，它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像是痕跡和觸感對於自我身體的補充。

### 3 進來一些「東西」——素、量、質的介入

這一階段的作品，我主動地使用了大量的純色：白、黑、黃、綠、藍……而非調和色。

我想顏色盡量作為「素」（也可以說是「色素」）來使用。它們不再作為「假象的顏色」來看待，而更像是作為建築時的磚頭來搭建。脫離了企圖「逼真」的調和目的，一切顏料的使用都更加的主動和「被限制」。畫形狀時，我只使用黑色和白色，相互疊加和擠壓；畫顏色時，我便使用這些帶有「重量」的綠、黃、藍等顏色，使之質量變大。我費勁地擠壓出一個邊緣線，卻又往里挪放了一塊大石頭。

在繪畫的反復覆蓋過程中，我感到有太多像是切片的層，這些無法辨認的無數層使得畫面的顏色作為材料呈現出類似於「水泥」一樣的質量樣貌。

畫畫時，我總幻象著有一些不可控的事情發生，畫面上有一些東西能夠進來，我很想知道這些事情和東西是什麼，但是它們是在經驗之外的，或者說是永遠在願望之中，理解之外的。這系列作品到了後期，以植物形狀作為出發點的環形，三角形，方形筆觸出現了，彷彿自行生長出來一般，它們像是最後一層（但其實不是，它們和之前的層混合搭建，複雜和混亂的結合在一起，像是有機的，而不是割裂的）。

繪畫應該處於一種矛盾的狀態，既想去平衡它、去協調、中和、自然，反之又摻雜著「量化」物質介入的願望，也就是希望（或者說歡迎）進來一些「東西」，甚至像是生硬地介入，邏輯內和外之間是否還有另外一種質量存在的可能？我想，這有點像在挑動一些本不該挑動的東西，這時，依靠的可能不是身體和思維的控制，也許是一些不可控的偶發，這也許才是真正的「身體」吧。

以上三點的疊加、混合、發酵，物、量、素和感情濃度的切片式覆蓋，出現了令人不解的模糊「團塊」，它不是確定的，不是肯定的，是可疑的。我希望它們能形成一些實在的「假象」，或者說有可能繼續形成一種判斷的企圖。